

■ 我思我写

## 小说与现实

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小说就是对现实的反映这种观点,在当下似乎越来越受到作家们的反对。纳博科夫曾说:“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其实,大作家无不具有高超的骗术,不过骗术最高的应首推大自然。”王安忆也强调:“小说不是直接反映现实的,它不是为我们的现实画像,它是要创造一个主观的世界。”当强调小说不是为现实画像,而是在创造一个主观的世界的时候,当强调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的时候,作家们其实已否定了小说所谓的客观反映现实的功能。这种认知,相比较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理念,毋庸置疑,更加符合小说艺术的特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小说和现实无关。事实上,从广义的角度,现实几乎无所不在地笼罩着文学,脱离现实的文学,和时代脱节的文学,一般可以认为,基本都是没有价值的文学。

奚同发的作品显然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合拍的,他明确要表达的是这个时代的特殊精神状况,他总是有意识地表达这个时代中人的隐私,而且,所有这些对小说主人公精神的关注,都是这个特定时代的精神产物。2013年1期《中篇小说选刊》转载的《烟花》中,付晓海与梅雯的结合,一开始似乎是场艳遇。当付决定要娶梅时,梅怀上付的孩子后却神秘地消失了。小说结尾对梅雯令人费解的行为作了一个暗示,似乎梅雯的丈夫没有让梅雯怀孕的能力。这里面梅雯的精神,以及始终没有正面出场的梅雯的丈夫,显然带给我们更多思考。《没时间,忙》似乎在写现代都市的两性冒险,他们在各种各样复杂、奇怪的男女关系中迷失了自我。小说借助叙事者感慨:“如今我已混淆了真实与虚幻。不过,一个手机号码,几首流行歌曲,并没有随她一起从那个城市消失。现实多么可怕,一个人的存在怎么就是一个电话号码……”作家毫无疑问地关注着现代性笼罩下的人性变异。

我们或者可以对小说和现实的关系作这样一个简单的界定:小说和现实密切相关,但小说不等于现实,也不能精确描摹现实,小说对现实的叙述,只不过是作家借由现实做出自己的评价和分析而已。小说最能表现出的,不是社会现实的精确性,而是作家对

社会认知的宽广度,以及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另外,还有一个事实,即现实对文学的影响还在于作家的职业身份往往不会自觉地被带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

大约正是由于作为记者的职业意识,让奚同发对社会保持着普遍的关注,这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他的写作更倾向于表达外部的社会性的东西,而不是倾向于表达更自我的东西。记者职业影响了奚同发写作的范围,他近年的作品涉及的主题范围十分宽泛,既有当下流行的底层写作、打工文学,如《彼此》《雀儿问答》,也有现代化社会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响,如《没时间,忙》,还有对人的精神深层次的考察,如《出卖》。在这些作品中,虽然不能说奚同发精准地描写了社会现实,但是,我们却能看到,奚同发借助他的文学作品,对某些社会现实发出了犀利的批判。例如他将于《青年文学》刊发的中篇小说《雀儿问答》,描述了乡下少年杨小一,因家境贫困早早辍学,把上学的梦想深深压抑到自己内心深处。因央视记者调查“你幸福吗”的问题,激发了他对梦想的重新向往。此时的杨小一已不奢望上大学,只是想去自己理想的大学校园转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进城打工。小说详细描写了杨小一进城后一路打工到他梦想大学所在的城市,并且请假到大学参观。此时,意外发生了。门卫拒绝他进入大学。在杨小一翻墙进入校园后,却被保安发现关进保安室。此时的杨小一确定地知道,自己在大学校园自由游转的那一个小时,是自己生命中最幸福的一个小时。在这些作品中,融记者、作家身份为一体的奚同发,把他对社会敏感性与社会责任感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我们不能说这些作品精确描摹了社会某个群体的真实生活状态,但是,毋庸置疑,这些作品却真实地呈现了这个时代的特殊时代精神,彰显着作家的批判意识。

小说的要义不在于精确地描摹现实的表象,并不意味着小说与现实无关。相反,优秀的小说总是和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这个联系不仅仅是表现现实、而是发现现实。如果说描述现实,发现现实是小说古以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所在的话,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发达传媒时代,小说发现现实的意义更重大。在发达传媒

似乎搜奇猎怪无所不在地表达当下这个世界时,小说家表达的空间已经严重受到限制,这也给当下的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写作难度。今天想成为一个优秀作家,比起过去更艰难,虽然无所不在的媒介给小说家提供了更多的资讯。在这种情况下,小说作家必须有智慧的眼光,独特的视野,才能够发现这个世界大众所忽略的东西。

奚同发小说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他发掘了生活复杂的一面,发现了人的多面性,而拒绝用幸福、痛苦之类单一的词汇概括生活。当大众媒介用幸福、不幸等简单词汇来概括一个人丰富驳杂的生活的时候,当生活在整个世界的我们用简单的富二代、穷人、成功者、失败者等词汇来限定个体时,奚同发呈现了个体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他发表于《延河》的短篇小说《出卖》中的护士纪梅,长期追求医生余克平,但余却在妻子去世后封锁了自己的心房。结果,长期追求无果的纪梅接受了她当年护校同学的求爱。事实上,她当年护校同学非常爱她,而且,小说也说,她突然发现自己也是爱着这个护校同学的。而后从外表看,他们的生活非常幸福,纪梅的丈夫不但深爱着她,还事业有成,成了一家医院的副院长。但是,小说最后似乎不经意的几笔却呈现出生活的另外一面,余克平觉得这个副院长和自己很像,比如纪梅安排余克平去看当年他妻子的人体标本,似乎都在揭示,纪梅远没有解开深爱余克平的心结,在她幸福的表象之下还存在着更多的东西。

在这方面,最有意味的是他发表在今年第5期《阳光》上的中篇小说《彼此》。小说分别借助警察、记者、打工者、建筑承包商几人的视角展开,而他们之间又有互相的对视,这样,同时呈现了自己眼中的自我与他人眼中的自我之间的矛盾,全面呈现了生活在整个时代的人的多面性。小说中的二黄,作为一个乡村出身的大学生,在乡亲眼中,已是成功人士,能够成为文化人进入城市,可是他真实的生活境遇却是,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倒建筑工地栖身。董震欧警校毕业,托关系进了派出所上班,整天挨所长训斥,愤怒至极,辞职后游荡在商场。但此时的董震欧,在记者邹晓亮眼中却是让人羡慕、嫉妒的,“瞧人家多么休闲,上班时间不用去上班,还可以在这里

听音乐吃爆米花。”建筑商冯峻在欠他债的地产商和他欠债的打工者之间的夹缝中艰难斡旋,“但我真的没有钱,现在恨不能把自己变成钱……平民百姓还有点积蓄存款搁银行里,我们哪有存款啊,都扔工程里了,而且还要找银行或投资公司拆借,贷款。总之,从成为有钱人开始,一下子变成了穷人……”当冯峻在这里心力交瘁、压力重重时,他在邹晓亮眼中的形象却是“瞧那对儿父女,那男人肯定是个有钱的主,穿那皮衣,一看价格不菲,女儿打扮得像一个小公主……他爸爸那么有钱一个老板,像女儿的仆人,大包小包拎着,眼看双手都快提不住了”。在这里,所有人对自我的认知都和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错位,没有人是幸福的,也没有人是悲惨的,每个人都呈现了他的多面性。甚至,这种多面性也影响了他们的命运。比如二黄,显然被自己的视野所限制,想当然地认定冯峻的生活境况是优越的,他不给工人工钱就是想故意赖账,而没有认识到冯峻的另一面,才铤而走险,最终身亡。更别有意味的是小说的结尾。二黄死了,邹晓亮成功了,他成为了名记者。董震欧也成功了,他成了英雄警察。在媒介宣传上,成功救得孩子的董震欧不再是几个小时前“被辞退”的刺儿头警察,而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成功抓获到这一系列镜头的记者邹晓亮不再是要被迫离开报社的实习记者,而成了该报优秀的首席记者。毫无疑问,在不明内情的公众眼中,他们将会永远留下这样的形象:董震欧一贯优秀,邹晓亮似乎很久以来就是报社的首席记者,没有人会看到他们几个小时前的另一面。传媒以及大众带有偏见的眼光会遮蔽一切与大家既定认知相抵触的事实。但是,小说家奚同发呈现了这个世界最本真的地方,他们成功的一面与落魄的一面是那样的紧密相连,水乳交融,而并非如大众媒介所呈现的那样单一。借助对人性多面性的发现,奚同发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复杂性,以及生活在整个时代中人的精神复杂性,同时也实现了对这个时代的更为深刻的认知和批判。

从奚同发的小说中,你可以看到他努力的方向,他显然在不断努力突破现实表象,寻找那破译时代秘密的解码。

□刘宏志

■ 桃李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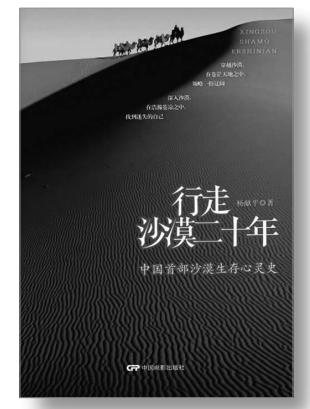
王童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班学员,最近其3本新著问世。小说集《把耶稣逗笑的日子》由文心出版社出版,摄影散文集《天上的中轴线》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人访谈录《视窗你我他》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3本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王童的创作倾向。小说集收入的中短篇小说激情澎湃,视角独特,令人耳目一新。摄影散文集中收入了作者拍摄的百余幅摄影作品,这些作品有些获得了国际奖项。在王童的名人访谈录里,其访谈的对象大多是文坛和影视圈里的风云人物。王童这3本书中凸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人们久违了的激情。此外,作品的语言节奏感很强,有诗化意味。



杨献平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其新作《行走沙漠二十年》近日由中影出版社出版。作者曾在巴丹吉林工作生活20年,以异乡者的姿态和心境,亲身体悟了在沙漠生存的种种境遇。书中既有对弱水河流域居延文化、回鹘文明、西夏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深切观摩与解读,又有对狐狸、苍狼、骆驼、蜥蜴、沙鸡、黄羊、毒蝎子、蒙古马、胡杨树及周边绿洲和乡村世界等具体生命的真实摹写与深切呈现。其笔下的巴丹吉林沙漠被评论家认为是当代边地又一文学新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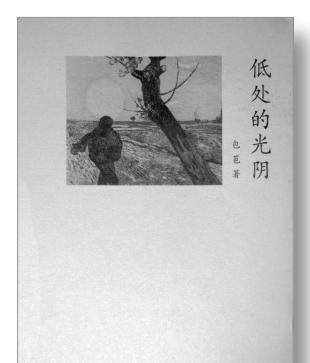
曾维惠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届高研班学员,其最新力作“当代最美童心成长书系”长篇小说《无声的爱》《妈妈,请你原谅我》《我要好好地长大》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套以“中国梦”为主题的丛书,传达了对弱势儿童群体的关怀,从心灵教育的视角,向单亲孩子、贫困孩子、残疾孩子传递成长的力量,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价值观,指导青少年树立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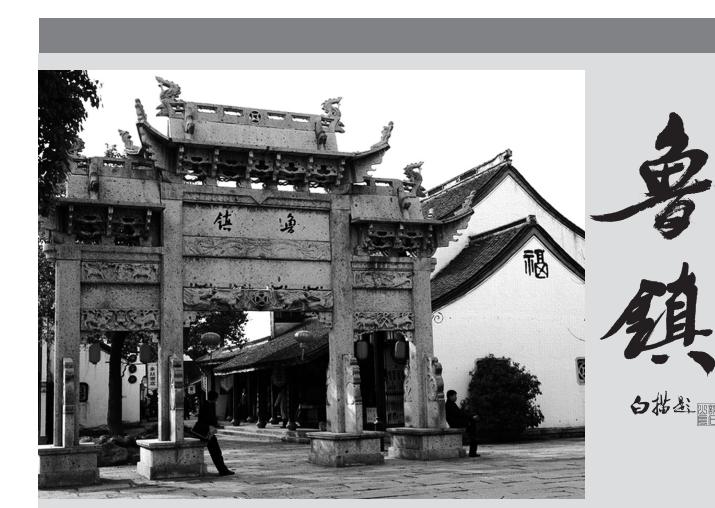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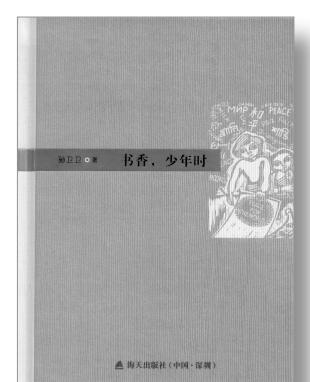
包苞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其诗集《低处的光阴》近日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低处的光阴》是诗人包苞继《有一只鸟的名字叫火》《汗水在金子上歌唱》《田野上的枝形烛台》之后的又一部个人诗歌专集。该诗集秉承诗人一贯诗歌风格,收集了诗人2010至2012年之间创作、发表的诗歌作品共计100多首。这部诗集是诗人近年来创作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诗人创作上趋于成熟的标志性文本。



孙卫卫

为鲁迅文学院第六届高研班学员,《书香·少年时》是他的又一本书集。全书为5辑,第1辑“每个人都可以伟大”和第2辑“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23位作家学者与书有关的故事。第3辑“世界上最快乐的事”和第4辑“就做一个读书人”是关于书香温情的赞美,作者以爱书人特有的气质吟唱出生活中的快乐,散发出生命中的光辉。第5辑可以看作是有关书的眉批。孙卫卫的文字干干净净,字里行间飘逸着一种淡淡的书香。



## 往事被无数次记忆

□樊健军

记忆是有挑选的,有很多东西虽然经历过,但最终都被忘记了。对于一些特别的事件,往往给我留下一些特别的记忆。小时候大人们经常提醒我,不要单独去一个叫李家坊的小山窝,村子里夭折的孩子都被埋葬在那里。后来一位亲戚某个夏夜从那里经过,被惊吓得失魂了。他醒过来后讲了那一次的经历,许多孩子举着火把,嬉笑着,追着他跑。他就是那样被吓走了魂。我有个夭折的妹妹也被埋葬在那儿。有一次,我背着大人们偷偷跑去看一次我妹妹的坟莹,一小堆新土,土

堆上压了一枝松。李家坊静悄悄的,完全是个安静的小山谷,并没有叫人特别恐惧。长到十二三岁后,偶然从李家坊经过,我都大声唱着歌,用歌声来驱散内心的恐惧。我知道,恐惧源于我们内心的无知和怯弱。再后来我知道,如果换成现在,我的妹妹就不会夭折了。妹妹的夭折也源于当时我们对疾病的无知,对我们身体的无知。

1983年“严打”时,我正是一个懵懂少年,对世事欲知而无知,内心埋伏着一头小兽,却又胆怯,不敢轻举妄动。我听说过另一个小镇的一个故

事,一个年轻人因为犯流氓罪被枪毙了。若干年后,我都在想,那些同那个被枪毙的年轻人有过肉体关系的女人,她们怎样活着,她们的孩子怎样活着。这个是我想知道的,就有了《夭夭》这个中篇小说。记忆是不可靠的,往往会忽略很多东西,又将很多东西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放大影像,误读或者歪曲。我们被自己的记忆欺骗了也未可知。内心的那头兽一刻也未停止过蠢蠢欲动。我们被我们的身体伤害了,我们放纵了我们内心的兽。我们出卖了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被自

己的身体出卖了。这是我坚持关注的主题,我们被伤害和被侮辱了,可又伤害和侮辱了别人。在伤害和被伤害、侮辱和被侮辱中,我们挣扎着,想回到人性的岸上,回到精神的岸上。我们徒劳而不知深浅地挣扎着。我们明白我们没有放纵的理由。我常常想,假如我的妹妹活到现在,她会生活得怎样,幸福还是痛苦,快乐还是悲伤。我瞧瞧周围与她同龄的女性,却找不见妹妹的影子。如果她还活着,我惟一肯定的就是我有个活着的妹妹,是个真实的存在。

□李云

事情了。

此刻我很慌恐,异常慌恐;很想把所有的课目再学一遍,把读过的书再读一遍,很想把老师同学重新认识……鲁院4个月,有的同学说用前两个月相识,用后两个月告别,而对于我这种慢热型的人来说:前两个月是我适应,后两个月才是相识。

是的,我从没有感觉时光如此宝贵,可是时光如指间沙,总在流失,流逝……

也许鲁院时光不是要结束了,而是才刚刚开始,有时我这样想。

永恒的斑斓,罩着你我。总会想起你吧?我恍若置身于一个大剧场,人都走没了,我那么恐惧,但就在回头间,看见你还在,多么安静啊,你还在,你一直都在。

还有她,他,我那些鲁院的老师们,听他们的课永远是享受,特别是他们的话总归是最有力量的。还有我们的陈涛老师,永远那么清新温暖,永远都是可爱的大男孩形象,他就像一段音乐回荡在《风居住的街道》……

还有他,我们的李院长,高大魁梧,永远的山东大汉形象,他极具亲和力,坐在我中间,他不像院长,更像兄长;而关心,鼓励,祝福,花白头发的温华老师给人父辈般的温暖,让我感觉鲁院就是我的家。

我还会想起什么呢?在涮锅,我与她边吃边聊,眼泪四溅。她说我是一个病孩子,被我的爱人缓缓地接住

了……可她为什么不说是我的妈妈把我接住了呢?

姐姐说时我哭。我什么时候在别人面前这样哭过?姐姐,天南海北,只因相遇在鲁院,你就一眼看透了我?仅仅从我的诗中?

我还会想起什么呢?我记着我们的诗歌研讨,记着师生T台走秀,记得那一堂堂精彩的讲解怎样让我心潮澎湃……我不说热爱,是因为爱得太深。我不想离开了,我想留级,在这里安静地读书写作,我想再当一次学生,可以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亲爱的鲁院茅盾,别笑我……可是星星也笑出了声,在今夜。

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写了那么多诗歌,可是来到鲁院,听了那么多老师讲课之后,我突然感觉什么书也没读过,什么诗也没写过,我突然想重新开始我的读书写作。

在课堂上,我重新找回了自己——原来我拥有那么多写作资源啊,我生命中有那么多东西可写!我如此自信地微笑着,沉默着,我不与任何人比较,我只与自己的过去比较……

而此刻,我空空如也吗?可是,我被清空了,也被充满了,在鲁院。

在生命中这样一段时光里,我的内心是骄傲和感恩。我知道在熙熙攘攘的人世,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知道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是多么重要!

是一阵风把我们吹回房间的。在那之前,我们在百草园散步,在鲁院。阳光白花花的,扎得眼睛生疼,而走在树荫下,又有些生冷。那时,一只大鸟蹲在树上,牢牢地抓紧树枝,姿态怪异,而那结着红籽的灌木,充满了诱惑。那时,你把红枣摘下放在嘴里,说是甜的。我不舍得采摘,它们像红宝石一样让人魅惑,饱含了汁液……

她依然那么纯净,像昨夜一样遥望着我们。这水中的月亮,这天上的月亮,让我几度恍惚:哪里是家乡,哪里又是异乡?

昨夜,在我们的苏苏酒吧,我们被浓烈的亲情包围着。坐在我身边的她,那么率真可爱。几年前,读她的小说,想象着她灰暗的迷离;而今朝夕相处,我才知道她是一个多么阳光可爱的女孩子,彼此的个性和包容,让我们的心很近,很近。

而他,一个“80后”的男孩子,读他的诗,我惊讶于那份苍远和古意,他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静和成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越来越知道,他是一个大气的男孩子,他会把他的资源一一分享给你,他就是王彦山,我们帅气的同乡老弟……还有她,我的另一位山东老乡,在苏苏酒吧,我们纯净的友情和爱,让我醉了。我着迷于墙上的插画,着迷于吧台上的骷髅头,着迷于那份罂粟般的迷离。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一起看着月亮,那月亮照了唐朝照宋朝,回头又来

照你我。我们一起看着天上的月亮,看池塘中的月亮,看着你的脸……那么多月亮在跳舞,我们不再孤单。上楼了,我们的小师妹正抱着一盒月饼等我们,她说姐姐,请选个月饼,是哈根达斯的。她说又说,快点吃吧,冰激凌做的,一会儿就要融化了。我说谢谢时,眼睛突然湿润了。

11月29日上午,听陈众议老师讲,《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首先说,老师讲得并不生动,但这个老师又讲得特别有用,于我。魔幻现实主义,集体无意识,那是我的故乡啊,是我的莱芜大地!

老师说,魔幻现实主义最初只是超现实主义的变体,其本质是集体无意识。同时说到了《百年孤独》,说到《佩德罗·巴拉谋》,说到《聊斋志异》,以及莫言的作品……“一旦灵感来了,笔就飞起来了”,此刻,我在听老师的讲课录音,它太能触发我的灵感了,假如我想写小说……可是,如何能打开那座创作的火山?我感谢这样一堂课,你可以认为老师什么都没讲,也可以认为老师讲了很多,很多……

感谢鲁院给我们请来了一个又一个好老师,比如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梁鸿鹰,他说,我们中国人讲究人伦,我们中国作家要讲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美好,塑造美好形象。他说我们要讲述,而不是倾诉……

3个月的时光已经过去了,那些木叶那些花朵,再绿再开,已是另一年的